

那年， 过得泪眼婆娑

□崔炳信(山东潍坊)

1987年的寒假，母亲生病住院，我骑着自行车去四十里以外的医院探望，看到父母正啃着从家里捎去的凉馒头……回家后，看着同龄的孩子踏着厚厚的积雪，高高兴兴地随大人去赶年集，我悄悄地躲在角落里。母亲躺在病床上，却舍不得多花一分钱，我还能有什么奢求呢？

住院的母亲不能回家过年了。除夕这天，本家大哥骑摩托车带我再次去医院，给父母送去一些吃的用的。我拿出几个红苹果，“娘，这是我用我自己的钱买的，俺领到了8元钱的稿费呢。”母亲一脸的喜悦，扭过头去，两行泪水划过脸颊。母亲很为年夜饭发愁，“家里就剩你们爷三个，这年怎么过啊？”母亲问买鞭炮了没有，我说买了，她又嘱咐包饺子时怎么和面怎么给白菜馅儿去水，我说知道了。母亲把两块钱塞到我手里，“你和妹妹的。”我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“娘，我不要！”父亲给我使个眼色，我明白，以往再困难的日子，我和妹妹的压岁钱都是少不了的，而今我不收下，母亲会难受的。“妹妹还小，凡事让着她，大过年的，哄她开心。”第一次分开过年，母亲真的是放心不下啊！“放心吧，家里有我呢。”含着泪，我一步一回头的走出病房。

除夕夜，家中，只有爷爷、妹妹和我。穿上母亲事先做好的新衣服，妹妹在镜子前打量着，然后又帮我整理一番，展展衣领，扯扯衣角，“挺合身的。”往年的这一刻，都是母亲为我们穿衣打扮啊，突然发现妹妹躲在墙角无声地抽泣。年夜饭，没有包饺子，爷爷煮了面条，端上饭桌。我和妹妹的碗里各有一个荷包蛋。妹妹守着面条直发愣，我捅捅她的胳膊，“快吃吧，等娘回来了，咱一块包饺子。”此起彼伏的鞭炮声震耳欲聋，而我家，今年没有买鞭炮。“哥，快来看啊，人家的烟花真好看。”于是，陪着妹妹，静静地守在寒冷的院子里看别人家的烟火。烟火是美丽的，心情却是凄冷的。

大年初一，大街上熙熙攘攘，互相说着过年好，而在心底，仿佛所有的喜庆都与己无关了。在大家家，母亲从医院里打来了电话（村里只有本家大哥装了电话），妹妹接过话筒，母亲问穿新衣服了没有，妹答：“我和哥都穿着，挺好看的”；母亲问包饺子了吗？妹答：“包了，我吃了两大碗呢！”……望着泪光闪闪的妹妹，我暗暗竖起大拇指，好妹妹，你真的长大了！

开学前，母亲终于出院回家了。父亲还从城里买回一些肉，母亲包了一顿香喷喷的白菜猪肉馅儿饺子，给全家补上了年夜饭。拖着依旧虚弱的身体，母亲把我们的衣物洗净，补好，叠着这些衣服，母亲竟然满眼泪水……那年正月二十三，学校里的我突然接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……

花开花落，转瞬已是三十年过去了。如今一切都好了，去年春节，我们还乔迁了新居。然而每至“年味儿”渐浓时，又总会忆起那个没有鞭炮没有饺子泪眼婆娑的春节，从心底发出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慨叹……



雪落千年马场

李笑 摄

好好生活，别端着

□孟玉璞(河南平顶山)

年前，老同学聚会，邀请三十多年前教我们的M老师出席，老师当年以才华横溢，脾气古怪著称。至今还记得，他站在讲台上训人时凌厉的眼神和尖刻的话语。未及寒暄，每个人便得了他送的一本书，也许是因为上学时，我在班里作文写得好，毕业后又时不时在报纸上发表些小豆腐块，所以他一边送书，一边对我一通演讲般地批评，接着便是对所在单位领导的指责，对当前不满的吐槽……

他的口气和语调还是三十多年前课堂上激愤的样子，只是这种感觉并不好：三十多年前我们这些学生因为对社会不了解处在愤青的年龄，会盲目地认同并崇拜他；但是三十多年后，对社会有了深入认识的我，无论如何也搞不明白，已年过半百的他何以还是这样一个“愤青”？

而我在沉默中渐渐地品出了他对我批评的意味：我不搞文学，不再写那些散文、小说，就是沉溺于世俗，耽于享乐；我工作干得投入，就是没有精神支撑，就是做人家的犬儒……我虽然不赞成他的说法，但碍于他是长辈，而且也是出于对我的关心，所以只能在心里反反复复问自己：难道，写作的人都不要工作吗？写作的人都不要生活吗？写作的人都不要刷锅洗碗、打扫卫生、照顾家人吗？写作者难道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都不顾了吗？写作的人都该不食人间烟火吗？难道为了文字而文字，为了文学而文学，天天寻愁觅恨，坐在角落里咬牙切齿，苦大仇深地写作，这样的状态就是真正的写作吗？

看着他的状态，禁不住向旁边知情的同学问起了他的近况。同学告诉我，这些年，他过得并不幸福，经历了三段婚姻，第一段婚姻结束好像是因为女方不会生养，第二段是性格不合，第三段目前也在分居状态，而且由于夫妻二人不和睦，孩子们成长得也不是很好……听着

同学对他现状的描述，我内心多了几分同情。作为一个社会人，他执着于自己所谓的才华、所谓的青史留名、所谓的后人记取，而忘记了周围的一切，屏蔽了一个人在社会上所要吸收的营养，偏执狭隘地活着。

不久，读他送的书，一篇两篇尚可，远离世俗的高洁清寂之气让人忽然安静了。但是看多了就有一种感觉——他一直端着，看见长在湖边的一丛青草，想起了某某著名诗人当年生活在这湖边的时候，这株草该怎么怎么样。看到一丛竹子，这株竹子又怎样怎样透出了某文人的气息……总之，牵强附会的东西很多。而且因远离了火热的生活，少了活色生香和热气腾腾的俗世温暖，让人读不下去。生活这么有意思，可他一味地端着架子，枯坐求哲思，空泛狭隘，完全失去了自然本真。这时候再回想他批评我的话，我的内心豁然开朗。

我不再介意他说的话，因为他太想着自己，甚至连对自己也未必了解，他只关注他内心的一个点，忘记了一个完整的自己，忘记了世界的存在。而对于我，写作只是为了表达我自己，让自己更加清楚地看清自己，让自己在繁杂的工作之余，得到片刻的喘息。如果这样的写作还不能轻松随意，还要附上很多所谓的追求和意义，就失去了我写作的初心，就不真诚了。就像一株长

在大地上的树，不为了高过谁为了让谁看见活着，而是为了自己能够见着阳光，自由自在地生长。

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里，罗曼·罗兰用犀利的笔触道出了创作真谛：“你写的时候，心里没有什么可说的，干吗要写呢？你是为写作而写作，你是为了要做一个大音乐家，为让大家佩服才写作的。你骄傲，你扯谎，所以你受了罚，音乐是要真诚、谦虚。要不然还成什么音乐？那不是对上帝的不敬吗？那不是亵渎上帝吗？他赐给我们那些美丽的歌，都是说真话说实话的！”

最后，用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结尾吧——和美女一起吃饭，也不知是不是座上有男士的缘故，她始终端着架子，保持着良好的脸上秩序，小心翼翼地吃着饭，小心得连坐在邻座的我都觉得不舒服了。我私底下用手碰碰她提示道：“好好吃饭。”她立即红了脸回我：“我在吃的呀。”我小声开她的玩笑：“嘴都不敢张，头都不敢低，还能好好吃饭？”她脸上的红比刚才又深了一层。我笑，这姐们儿太把自己当回事了，餐桌上大家都只顾着填饱咕咕叫着的肚子，哪顾得上欣赏美女啊？美女再美，也得吃饱了再欣赏，在没吃饱之前，美女再美也没有桌上那盘儿油焖大虾诱人呢。这，或许就是真诚，这，或许就叫不端着。所以，好好生活，千万别端着！



483. 谏言不断

明成化三年(1467年)夏天，司法部调研员(刑科给事中)毛弘上疏明宪宗朱见深提意见说：“近来北部边境风声日紧，各地水旱灾害不断，陛下您却天天游戏宴乐，甚至数次在京城鸣炮助兴，这可不中啊！”在京官员中，数毛弘上疏提意见最多，虽然多数奏折没起啥作用，却让明宪宗烦得不轻。皇上翻阅奏折说：“昨天是毛弘，今天咋又是毛弘？！”

484. 食禄尽心

解缙是明太祖和建文帝时代的重臣。建文四年(1402年)，燕王朱棣兵临南京城下，解缙与好友、翰林院官员周是修约定以死效忠建文帝。周是修自缢而亡，解缙却食言做了新任皇帝明成祖朱棣的内阁首辅(宰相)。有人认为是周是修自杀是对新任皇帝的不敬，明成祖挺开明，说：“彼食其禄，自尽其心，勿问。”解缙为周是修撰写传记，大言不惭地对周的儿子说：“幸亏我没死，要不谁为汝父作传？”

485. 不事奢华

明成祖朱棣有许多先进事迹。登基后，有大臣说山西盛产奇异美石，不妨采来观赏。皇上回复：“此石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制民何为？”西北部落进贡一批玉制餐具，皇上回绝说：“朕所用唯瓷器耳(我只用瓷碗)。”有大臣向皇上恭贺松柏(一种常绿乔木)开花，皇上说：“近年水旱为灾，你隐匿不报；如今松柏开个花，你却喋喋称颂。啥意思？”这位大臣被罢官。

486. 开门功臣

李景隆被建文帝封为大将军，率军与燕王朱棣作战，大败而归。燕王部队包围南京，李景隆眼看大势所趋，私开城门，迎接朱棣大军。明成祖朱棣即位后，封李景隆为光禄大夫兼太子太师。永乐二年(1404年)，李景隆被人弹劾，皇上下令削去其所有封号。李景隆上疏说：“陛下非臣开门，宁有今日乎？”皇上回复：“幸是朕来，若他人，汝亦开门耶(我来你开门，别人来你也照样开门)！”

487. 宰相有型

汉成帝刘骞时代，王商为丞相。王商身材高大，“有威重，容貌绝人”。公元前25年，匈奴单于来长安朝见汉成帝，颇有几分趾高气扬，但拜访丞相王商时，“仰视，大畏之”，聊了几句就匆匆告退。汉成帝夸赞说：“真汉相矣(不愧是我大汉的宰相)！”汉成帝的舅舅、大将军王凤嫉妒王商，以王商的所谓男女作风问题打小报告，皇上诏收王商丞相印。免官三日，王商吐血身亡。(老白)

@——投/稿/邮/箱

ycby2013@qq.com